

# 李鴻章

中

吾敬李鴻章之才，吾惜李鴻章之識，吾悲李鴻章之遇——梁啟超

浩明◆著

李鴻章（1823-1901），  
字漸甫，號少荃，謚文忠。安  
徽合肥東鄉人。道光二十七年  
進士，師從曾國藩，官拜太子  
太保、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、  
兩江總督，官至直隸總督兼北  
洋通商事務大臣，加授武英殿  
大學士。



山出版社

社

李鴻章



李鴻章

...

I247.5  
1397:2

吾敬李鴻章之才，吾惜李鴻章之識，吾悲李鴻章之遇——梁启超

# 李鴻章

中

浩明◆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# 目 录

## 上 部

### 第一章 几度烽火连烟

- 一、安庆城化为一阵清风 ..... (1)
- 二、进京赶考，李鸿章走了曾国藩这一块跳板 ..... (14)
- 三、李编修的“刀枪”前奏 ..... (29)
- 四、一脚踏进贼窝里 ..... (37)
- 五、一道死命令：捉拿捻匪陆遐龄 ..... (45)
- 六、吕贤基吓得脸色苍白：“有鬼！有鬼！” ..... (56)
- 七、看着吕贤基的尸体，舒兴阿向李鸿章摊牌：  
我无能为力 ..... (67)

### 第二章 幕府里的一只鸿鹄

- 一、炉香烟火笼罩着咸丰的龙体 ..... (81)
- 二、热河行宫的秘密奏折 ..... (85)
- 三、李鸿章和曾国藩伤了和气 ..... (89)
- 四、财神爷送来了一位“星宿” ..... (97)
- 五、借了胡林翼的面子 ..... (108)
- 六、新婚才子不燕尔 ..... (112)
- 七、李鸿章还是认准了曾国藩这条道 ..... (126)



- 八、从上海来了一个搬兵求将的钱鼎铭……………(130)
- 九、曾国藩给了一个面子，  
李鸿章领了一柄组建淮军的“尚方宝剑”…………… (135)
- 十、到底该不该走“选士人，领山农”的路子…………… (141)
- 十一、李鸿章弹指一挥：进驻上海…………… (150)

### 第三章 同是冒险家

- 一、潜师东渡，前途未卜…………… (162)
- 二、乞丐兵现眼“十里洋场”…………… (173)
- 三、卧薪尝胆与忍辱负重…………… (184)
- 四、吴煦走了，黄芳来了…………… (190)
- 五、华尔笑着说：我手中有常胜军…………… (194)
- 六、要不要郭松林…………… (200)
- 七、心病还须心药治…………… (206)
- 八、李鸿章的一步棋——用沪平吴…………… (221)
- 九、“常胜将军”不常胜…………… (227)
- 十、丁日昌——一个洋务新秀…………… (243)

### 第四章 剿捻舍我其谁

- 一、金陵，唱了一支悲壮的歌…………… (248)
- 二、东捻军的火药味让李鸿章眼冒金星…………… (253)
- 三、淮将偏袒得宠，湘将嚎啕大哭…………… (259)
- 四、撒网捕大鱼，李鸿章差点被“鱼”刺…………… (268)
- 五、活捉赖文光，到底是汉人的淮军厉害…………… (277)
- 六、梁王张宗禹路遇神秘老道士…………… (283)
- 七、直东战场成了西捻军的最后一块坟墓…………… (288)



## 下 部

### 第五章 在辉煌的日子里

- 一、以退为进，李鸿章虚晃一枪，“我要回家” ..... (299)
- 二、骑马紫禁城，李鸿章三见两太后 ..... (303)
- 三、我有淮军，我怕谁 ..... (307)
- 四、入川办案，李鸿章给慈禧抛了个大媚眼 ..... (314)
- 五、半年时间，李鸿章连续“南征”“北指” ..... (317)
- 六、内忧外患之中坐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..... (319)
- 七、力排众议，揭示洋务总纲 ..... (326)
- 八、《捷报》说“中央政府的军火完全依靠李鸿章” ..... (329)
- 九、大沽炮台的爆炸，使李鸿章叹息不已 ..... (332)
- 十、交一群“洋博士” ..... (336)
- 十一、办起了一个轮船招商局 ..... (339)
- 十二、兴学育才最重要 ..... (348)
- 十三、有自己的海军多好 ..... (353)

### 第六章 忍辱负重保江山

- 一、东方来客 ..... (372)
- 二、梦幻破灭的代价 ..... (382)
- 三、“崇厚不能杀” ..... (385)
- 四、血泪控诉 ..... (393)
- 五、痛斥秘鲁 ..... (397)
- 六、马嘉里死了 ..... (400)
- 七、法兰西也伸了一脚 ..... (409)
- 八、主战、主和翻手间 ..... (416)



- 九、成了局外人…………… (422)
- 十、失败的胜利…………… (430)

### 第七章 这是蚕对桑叶的吞食

- 一、李鸿章疾书“徒伤和气，毫无益处”，  
森有礼诺诺而退…………… (435)
- 二、千里奔丧，李鸿章悲痛欲绝…………… (452)
- 三、战败逍遥走洞房…………… (465)
- 四、颐和园内，慈禧的六十寿典隆重举行…………… (480)
- 五、出发前，一条黄狗狂吠不止…………… (492)
- 六、是谁击沉了北洋舰队…………… (494)
- 七、深夜，一顶小轿抬进了总督府衙…………… (496)
- 八、明枪不易躲，暗箭更难防…………… (501)
- 九、春帆楼上心如麻…………… (505)

### 第八章 且放白鹿青崖间，待我漫游瀛环回

- 一、袁世凯，你去告诉他，教他休想…………… (510)
- 二、老佛爷指名道姓，你去“联俄抗日”…………… (514)
- 三、路越走越远越漫长，我越陷越深越迷惘…………… (517)
- 四、凯撒大旅馆的镜框中，  
左边是李鸿章，右边是俾斯麦…………… (523)
- 五、泛舟塞纳河…………… (530)
- 六、李鸿章坐到了英国下议院中…………… (532)
- 七、你知道孔子吗…………… (535)
- 八、不妨做一回墙头草…………… (538)
- 九、勤政殿中的君臣彻夜长谈…………… (543)
- 十、臣也是康党…………… (548)
- 十一、我该做些什么…………… (555)

## 第九章 在最后的日子里

- 一、没想到会象大禹一样去治水…………… (563)
- 二、地皮须刮得净…………… (565)
- 三、北边乱起来了…………… (570)
- 四、东南要互保，两广可独立否…………… (573)
- 五、激战紫竹林…………… (581)
- 六、北上，会不会是良辰美景虚设…………… (586)
- 七、你敢说我卖国…………… (595)
- 八、结与国之欢心…………… (600)
- 九、好奇怪的风…………… (604)







大家一听才明白是招募军队。张树声说：“那我们回皖去招几营兵丁回来不就行了吗？然后用船接回来。”

这时，周馥说：“李大人的意思是想请张将军和吴将军二人回皖招几营兵丁。”

李鸿章说：“不知二位将军有什么难处？”

张树声、吴长庆二人一听：“这事好办，想当初我们招募淮军，不几天就几万人报名，但只收了八个营，这次，别说几千人马，就几万人都能招回来。”

李鸿章一听说：“那就辛苦二位将军了。”

张树声问：“不知要招多少？”

李鸿章略一沉思，说：“招树字一营，铭字两营，鼎字两营，庆字两营，开字两营，共计九营兵丁，五千人马，有问题吗？”

张、吴二人齐声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张树声又问：“李大帅，为什么不多招点呢？”

李鸿章叹口气说：“我淮军现在是客居上海，粮饷又把持在吴煦等人手中，太多了，军饷有问题，就先招五千人。”

“好，就先招五千人吧！”张树声一听，知道李鸿章讲的有理。

李鸿章一看张、吴二人有点沮丧便说：“募军不是件简单的事，几月前，组织淮军时，我兴冲冲地对恩师说招募五万军队。你知怎样，被曾帅砍掉四万五千，只招五千人。恩师当时用一个古训，他说‘少荃，兵不在多，而在精。一次招募五万，泥沙俱下，鱼龙混杂，必然正经人少，无赖之徒多。你看长毛，动辄十万二十万，有时甚至百万，然而稍一受挫便四散而逃。这样的兵，多又有何用呢？徒费粮饷罢了。’恩师讲的对。”

李鸿章讲完，大家都点头称是。

张树声说：“大帅，虽然我在家乡带过多年团勇，但都不是正规军，这正规军的募兵应该把握什么标准好呢？请大帅指教。”

李鸿章学着自己的老师，手抚稀疏的胡须缓缓说道：“若是恩师在就好了，他会相人，能教给你们不少，可我说不上多少。以我看招兵主要是招粗壮结实，敢拼敢打，且不管是否是朴实的种田人还是油滑市民。能为了钱财拼命冲杀的都是好士兵。”李鸿章说完，想起了恩师在自己临回庐州招兵时的话与自己意义相反。恩师的意思是决不能要油滑市井游民。恩师太讲理学了，他心想。

张树声、吴长庆心想这和与我们办团练时的方法相同，没什么区别。不过还是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属下一定按大帅所指教，挑五千精兵回来。”

钱鼎铭于是说：“说到招兵，我想起传闻中华尔招兵的方法，听



我讲给大家听听。”

大家一听是华尔招兵，便极想听听洋人的办法。

李鸿章知道这位新奏调的幕僚一肚子十里洋场的逸事趣闻，便说：“洞甫兄，快讲。”

钱鼎铭见大家兴致都很高，便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说起来。原来华尔招兵时，先是检出体魄健壮的人，然后命站到自己面前，然后他突然出击，拳打脚踢，不退步不倒下的人，他才招做士兵。

大家听完，觉得蛮新奇的。李鸿章开口说：“这华尔的夷法，也确实有独到之处。他突然出击的用意，是考验士兵的气力与勇敢性，这样就明白为什么常胜军中多亡命之徒了。哎，打仗也就需要这样的士兵啊！”

众人都深感李鸿章分析正确，张树声，吴长庆二人暗暗记住这件事。

李鸿章说：“树声、长庆你们就早点回去吧！移交一下营务，再看看船票，早点动身吧！”

## 六、要不要郭松林

张树声、吴长庆走了已经七、八天还没有消息。应该已到庐州开始办理募兵一事。可李鸿章却有些不安，隐隐觉得在这件事上会有什么麻烦要出。他想起安庆临行前的那次宴会，和那次宴会上恩师对自己谈的一番话中的一个内容。那就是关于腾嗣林的一段内容。原来那原是薛焕派到湖南募集的四千兵勇，后被曾国藩知道此事，借此机留在湘军中。淮军临行前曾国藩把腾嗣林的两个林字营作为礼物送给了李鸿章。来沪后，薛焕谈起此事还有些悻悻然。

李鸿章知道这几天来他寝食不安的原因，以及隐隐感觉到的那份担忧是什么。他知道都兴阿、黄彬二人都是需要提防，好在提前安排走安庆一线，过湘军防地，想到恩师还不至于截留学生的军队吧！

这时周馥敲门进来。走到李鸿章身旁说：“抚台大人，郭松林求见。”

李鸿章听一愣。说：“他不是在金陵前线吗？”说完后慌忙接说：

“有请。”

片刻，郭松林就随着周馥进来。只见郭松林穿一身便装长衫，满脸灰尘，脸色铁青。李鸿章一看，心中大惊：难道金陵湘军大营出了事吗？

“子美，你怎么到上海来了？”



“抚台大人，一言难尽。”郭松林象见亲人般一脸委屈，就差掉泪痛哭了。

“快坐下，备茶。”

等郭松林喝了杯茶，李鸿章这才悄声问到：

“金陵前线怎样，九帅还好吧！”

“金陵大营无事，长毛城坚火猛一时攻不下来。九帅还好，就是为战事操心。”

李鸿章一听放下心来。长出了口气，接着又问：“那你是为什么到上海来呢？”

“哎，巡抚大人，我是来投奔你的。”

李鸿章心中又是一惊；发生什么事了。

“你在九帅手下干的好好的，怎么又投奔我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郭松林欲言又止，李鸿章心中就大约知道出了什么事。

原来这郭松林今年二十九岁，是曾国荃曾老九手下的一员悍将。湘潭县人。在本地做木匠，是出了名的闯祸木匠。从小贪财好色、暴戾恣睢，后湘军成立后，参加了湘勇。因为作战勇敢，战功赫赫，颇得曾国荃的喜爱，提升很快。初做兵勇时贪财好色之心有所收敛，迫于湘军纪律严明，待升官后本性渐渐暴露。曾国荃因喜爱他作战勇猛，便也不苛责他，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。谁知这反到助长了他，郭松林反而变本加利。一次在九江，郭松林带着几个哨勇在街上游走，看见一个姑娘在酒楼唱小曲，郭松林便走进去。这姑娘长得很漂亮，虽然衣衫不甚明艳，但两只漆黑的眼睛如箭一样射中郭松林，郭松林越看越美，一转眸一举手投足间都搞得郭松林心中乱跳。郭松林便走出来对两个哨勇吩咐盯着这女子，傍晚天黑后，这两个哨勇便把这姑娘给扛了回来。这一夜郭松林便霸王硬上弓，强占了姑娘三天。三天后，趁着夜放回城里。姑娘回家后羞愤难平，把事情对父兄一讲，便悬梁自尽。这件事闹得满城哗然，传到曾国藩的耳朵里。曾国藩把老九叫去训了一顿，曾国荃也没法包庇，回来后象征性地打了几十军棍。后来就常为这类事情挨九帅的军棍，老九也有些恨铁不成钢，但又爱惜他是个将才，不忍痛责他。这次恐怕又是这事。

李鸿章看着郭松林，丰采照人，仪表堂堂，心下暗想：果然天生风流倜傥之象，便转身对周馥讲：

“玉山，你去吩咐一下，准备点酒饭。”

待周馥走后，李鸿章笑了笑，说：

“子美，是不是又有什么风流事，让九帅给知道了，九帅要责打你，你跑出来了。”



郭松林听李鸿章这么讲，脸一红，开口说：

“李抚台，不是。九帅待我很好，如子弟般爱护我。”

“噢，那是因为什么？”李鸿章语言颇亲昵。

“你知道，李抚台……我就喜欢女人，常常惹事。九帅又不忍心狠责备我，湘军里就有些正人君子们忌恨我，老到曾大人那里去告我。每次有战功，别人都提升很快，难独我得不到提升。每次九帅报上去，都被曾大人批出来。看着那么多兄弟一个个官都比我高，杀敌不比我多，我不甘心。”

李鸿章一听，知道曾大人就是自己的恩师钦差大臣、协办大学士、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衔、节制四省军务两江总督曾国藩。听到郭松林在自己面前对恩师有微词，本想责备他几句，但转念一想，他既投奔我来。我当就不能责备他。再说好色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古人都说饮食男女之大欲。恩师也太迂腐了。

李鸿章哈哈一笑，“我以为什么事呢！走走，我们去吃饭，吃完饭好好休息，住两天。”

郭松林一听颇为感动，没想到这个学生和老师迥然不同，不但没训自己，还这么热情。本来郭松林想到上海看看，如果不行就去浙江投奔左宗棠。他一看李鸿章的态度，就不想走了，干脆就留在淮军之中。到哪不是打仗玩命、升官发财玩女人。

饭席间，钱鼎铭又讲了几个十里洋场的青楼逸事。这惹得郭松林心痒痒的，更坚定了他留在淮军的想法。

酒饭完毕后，李鸿章命安排郭松林住下，并让他好好休息两天。到城里各处去玩玩，看看十里洋场的西洋景。

郭松林在上海好好地玩了两天。又到淮军营中走走。这天晚上，他来到书房求见李鸿章。

李鸿章看郭松林进来后，“子美这两天游玩的如何？”

“抚台大人，很好。”

“那你这两天就回金陵去吧！九师那边战事吃紧。”

郭松林一听让他回去，急了，忙说：“不，我不回去。”

李鸿章笑笑说：“子美呀，别闹脾气，九帅还是很喜欢你的，我多次听到他夸你。”

见郭松林不说话，李鸿章又接着说：

“我给恩师写了封信，你带上，回去没事，勇杀长毛，到时我替你向恩师请功。”

“不，我不回去。我留在抚台大人手下。”

李鸿章听后眉头一皱。郭松林是员悍将，李鸿章也想留他，可又怕曾国荃责备。九帅的心胸狭窄，要因这事让他对自己有意见，那可



划不来。所以，李鸿章打定主意让郭松林回去。

“子美，九帅那里正是用人之际，你该回去。”

“不，抚台大人若不收留我。我就去左帅那里去。”

李鸿章听郭松林这样说，便也有些犹豫。恩师和左宗堂早就不和，若郭松林此次离九帅投季高，矛盾日深。左季高手下又凭添一员战将，那还不如留在自己淮军中。

“那好吧！子美，我就向九帅和恩师求情留你在这。”

“谢谢，抚台大人。”

李鸿章低头沉思了一会，对郭松林说：“你先回去休息吧！我给九帅和恩师写信求情。”

待郭松林走后，李鸿章命人叫来周馥，把郭松林的事对他一讲，周馥沉思了一会说：

“大人，我看就留下子美吧！理由有二：一、子美是一员勇将，而淮军正用人之际；二、不留，他去左季高那里，曾大人和左大人之间的矛盾会更深，留在自己家人手中总比到别人那里长他人势力好。我看这事给九帅写封信说明情况，九帅一定不会生气的。”

李鸿章点点头说：“人都传说九帅，心胸狭窄，但九帅对我不错。当初我向他讨韩正国时，九帅也是毫不犹豫就给了我。好吧！我写封信。”

李鸿章走到桌前俯身疾书，一会写就，周馥过去一看：

“郭松林来沪，正值紧急之际，鸿章稔知其打仗奋勇，因调沪中旧营，令其选练五百人，求公赏借，勿苛责之，鸿章当时时箴砭其过。”

周馥看完说：

“大人的文笔绝妙，这信九帅看了，不想给也得把子美给你；有气也不能生了。”

李鸿章开心地笑了，周馥这媚正献到好处。

“玉山，明天你安排一下，让子美开始练兵吧！”

“好，噢！大人，今天已经把薛焕手下的三千防军派到何伯那里，他们回话明天就开始用新法训练。”

“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吗？”李鸿章忙问。

“我已经安排。”周馥回答。

“从明天开始，每日派人去观察，看看洋人的练兵方法。”

“是！”周馥回道。

吴煦说：“抚台大人，何伯说这次一定请大人率淮军出动，联手剿长毛。”

“晓帆兄，不是我不出兵，而是恩师曾师有令，与洋人之交，会



防不会剿。”李鸿章也一脸苦相。

“抚台大人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爱莫能助。”李鸿章口气一硬。

吴煦心中暗骂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低头沉思。“抚台大人，上次虹桥之战打出了我大清将士威风。”

李鸿章“哼！”了一下，并没理他。

吴煦见这招无效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忙说：

“李大人，我想起一事，上次您令我买了洋枪一千支，我已办好。明天枪械就能到上海了。”

李鸿章一听，来了情绪，说：

“晓帆，多少银子一支？”

“一支枪十八两银子，一共是一万八千两银子。不过大人不必为此事操心，我已经让吴云给付了。”吴煦说。

李鸿章心里明白，这不过是从厘捐局扣出来，不用吴煦花一文钱的顺水人情。不过还得谢谢人家。

“抚台大人，不必客气。这南桥镇可是上海的门户。如今长毛占据南桥，我沪上绅民惶惶不安。若能夺下南桥，上海的门户就守住，大人为沪上绅民又做了件好事。”

李鸿章听说枪明天就到。便不好再为难吴煦，看来出战会剿是完不了的事，便开口说：

“晓帆，实在是恩师有令。”

李鸿章说完这话，显得很为难的样子，陷入沉思。

“抚台大人，我到有一个想法。”吴煦一看李鸿章的话松，连忙说。

“晓帆兄，有何妙计快讲。”

“抚台大人，据暗探报，南桥守备长毛不过四千人，何伯讲，英法联军能出兵一千人，再把交给何伯手下的会字营三千人马算上。从淮军调出一两个营的兵力，南桥定能收回。”

李鸿章点点头说：

“好就照晓帆兄的意见。”

吴煦一听，李鸿章答应出兵，笑的很开心，连忙告退。

次日，吴煦派人送来了一千支洋枪。看着一千支锃亮的枪支，李鸿章兴高采烈。正在李鸿章同一班幕僚们数枪时，吵吵嚷嚷地走进来一群人。李鸿章一看，原来是刘铭传、郭松林、程学启等一班战将。

刘铭传和众人跑来，一看枪械便一人抓过一支。大家议论纷纷，兴致异常地高。

刘铭传对李鸿章说：



“李大人，我们听说来了一批枪支，便都跑来和大人来要。李大人，给我铭字营三百支吧！”

“李帅，给我启字营三百支吧！”刘铭传话还没落，程学启就接着说。

一时间郭松林、韩正国等纷纷嚷嚷都要枪。

李鸿章说：“大家都不要吵，你们都想要，我这仅一千支哪够分的。不如这样，比武得吧！”

众人一听比武，都来了兴趣。这些军人戎马多年，最喜欢的就是打打杀杀，今天一听李鸿章这么讲，都嚷嚷说：“好！”

李鸿章说：“来人啦，在院那边量二十丈，摆五只碗，每只碗间隔一尺。谁要五只碗都打中了，得一百支枪。可是只要有一枪打不中，那可就没有枪了。”

“好！”众人齐喊。

郭松林抢出来，端枪就打。结果，中三枪，郭松林悻悻而下。接下来是刘铭传、程学启等一千将军，没一个全部打中的。

刘铭传：“真怪，明明看真切，怎么就打不中呢？”

程学启也说：“我怎么也只打了四只碗。”

别说众将不解，就李鸿章也不明白，这时，钱鼎铭从众人中走出说：

“大家别着急，这不是众将军的武艺不好，枪法不准。而是这洋枪打法有异，大家不了解方法，因此打不准。”

大家一听，登都泄气。李鸿章忙问：

“洞甫，你知道吧！”

“回大人，鼎铭也不知道，只知洋人有专门教习。”

李鸿章一听，心想这怎么办呢？难道还真真要请洋教习吗？

周馥这时说：

“抚台大人，今天不是法国人来要求训练军队吗？何不借势请几个洋教习，来练淮军呢？”

钱鼎铭也说：

“玉山说的对，抚台大人，这洋人的枪炮我国人不熟悉，若不请洋人教习。打不准不会用，不是废物吗？”

李鸿章说：“教习是要请，可担心请教习按西法训练，到头来军兵尽受洋教节制，造成尾大不掉之势。”

程学启说：

“这好办，李帅。把统领之职与教习分开，洋教习只负责练兵场，教练军兵，但不能领兵打仗下军令。节制士兵，出战打仗都由原来各级统领及哨定负责。不就没事了吗？”



李鸿章一听点点头，深为程学启的分析满意。”好，好一个分而治之。洋人只管练兵，我军将领带兵，便不成尾大之势。学启就先从你的启字营开始吧！不过，你明天要先去打一仗，会同英法联军攻打南桥镇。”

“哎，李帅不是说不会剿会防吗？”

“没办法，吴煦来求情，又送了一千支洋枪，不能不给人面子啦。”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说。

众人被李鸿章的话和神态逗乐了。

## 七、心病还须心药治

连日来李鸿章焦躁不宁。他愤怒恼恨心中不平，加上天气渐热，他病了。

他在病中依然十分气愤，但这怒气却没法发作，最多对下属和幕僚们抱怨几句。他自觉羽翼未丰，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师命。生气的原由就在李鸿章的恩师。

原来，张树声、吴长庆回皖北招兵，已募得九营。就地地方团练改组成军。此事传到曾国藩那里。结果李鸿章的这位恩师，一纸调令，将九营新兵调归己用，四个营防庐江，五个营防芜湖。

这件事给李鸿章的刺激还没有结束，便传来都兴阿奏告李鸿章派到江北高邮、邵伯一带募军之事。这无疑又是个打击。

事前李鸿章也曾想到募军可能会引起一些地方权贵的反对，这他到也不以为然。但他绝没想到自己的恩师和朝廷也会出面，对他横加责备。李鸿章心中很愤恨，让我守沪又让我平吴，还让我西进围攻金陵，难道就凭借这五、六千人马吗？朝廷出面他能理解，都兴阿的状况告上去，朝廷总是要有所表示，但也没过份谴责，况且高邮的五营兵，三千人已到上海，所以他也乐得认个错，反正军队已到我的手了。可恶的是曾国藩，自己的恩师。难道恩师也在窥防我吗，不是说湘、淮一家吗？不是说淮军救湘军之穷吗？难道就因你曾氏兄弟的大功，便不顾我李鸿章的死活吗？

李鸿章病了，病的很厉害。病势来的突然，李鸿章在床上躺了两天。在病榻上他想了很多。心情的郁闷，使病情不断加重。

周馥端着一碗药来到床前。

“抚台大人，抚台大人，吃药了！”

伺候李鸿章吃完药，躺下。李鸿章依在床角，半躺，两支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房顶。

周馥坐在一旁的木凳上，看着李鸿章苍白的肤色，脸也瘦了两





圈，整个人被疾病所折磨，只是两支眼睛倔强地盯着房顶。

周馥叹了口气说：

“大人，不要太操心了，先休息养好病才是。”

李鸿章依然盯着天花板，不出一口声，一动也不动。周馥也静静地守着李鸿章的身前，他心中也很痛，就这样过了好一会，李鸿章突然开口问到：

“玉山，何伯和法国人的练兵事怎样了。”

“回大人，这件事是洞甫经办的，他每天都到营里去转转。”

“洞甫在吗？”

“在，要不要叫他。”

“好！”

李鸿章依一动不动，对话时只是嘴在动。周馥出去叫钱鼎铭了，而李鸿章的眼睛依然盯着房顶。

一会钱鼎铭及周馥匆匆走进来。听见脚步声，李鸿章转了下头，似乎很吃力，钱鼎铭忙快步上前，对李鸿章说：

“大人别动。你身体好些吗？”

李鸿章的眼睛又盯到房顶上，依然是那么倔强。只听李鸿章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我身体没病，我是心病。”

钱、周二人对视一眼，一脸怵然，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，便都缄默了。

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夏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几束光线，门外的兵丁来回行走的脚步清晰可闻，听得到远处院落之中的噪杂。周馥感觉懒洋洋的，突然有一丝念头滑过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英雄垂暮之想。他紧张地看着李鸿章，见后者微合着眼睛似乎是睡着了。

钱鼎铭脸上一副严肃神情。陷入深思。只见他眉头突展突聚，眼睛来回乱转，突然，他神情一变，两只漆黑如墨的眼睛放射出光彩。他张口叫到：

“抚台大人，”

“嗯？”李鸿章睁开眼看着钱鼎铭。

“大人，我们为什么不就地取材呢？”

“什么就地取材？就地取材？”李鸿章叨念了几遍，看着钱鼎铭，往起来坐了坐，说：

“洞甫讲讲，讲讲你的就地取材。”

“大人，淮军出自湘军，其营制与湘同，但大人与曾帅有一点不同。”

“什么不同？”李鸿章问。